

唐榆漫

詩溪堂

談詩說

叢話詩



三三三

士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榆
溪
詩
話

徐世溥 著

中
華
書
局

此據豫章叢書本
影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榆溪詩話

新建 徐世溥 巨源 著

詩何莫而不出于三百篇耶卽以聲字言之詩有複字有雙聲有疊韻有閒叶有換韻試舉一二則闕關喈喈萋萋莫莫複字也窈窕崔嵬隤隤疊韻也參差輾轉雙聲也流之求之硃矣瘖矣閒叶也莫莫是溲爲綌無斃換韻也悠哉悠哉則迴紘言告言歸害澣害否乃急板一開卷而得之矣夫自騷賦樂府以至近體詩餘詞曲何莫而不範圍于三百哉

明良賡歌倡和之始也柏梁七言聯句之始也以外則
皆源三百篇矣我姑酌彼金罍何必他尋六言之始乎
維以不永懷何必他尋五言之始乎螽斯羽麟之趾何
必他溯三言乎且往觀乎洎之外還予授子之粲兮何
必他溯七言乎委蛇退食迴文之嚆矢也坎坎伐檀楚
些之唱于也關關雎鳩已見四平采采卷耳已具四上
信誓且且則四去聲之純白石鑿鑿實四入聲之備踊
躍用兵遑恤我後錯綜該四聲者不可勝數也順之有
涇以渭濁鍾鼓旣設諸句矣逆之有不見子都勿替引

之諸句矣居諸却之方言也乎而齊之方言也牆茨玼
兮疊也字爲文采唐中谷重矣字爲篇鄘衛之熟音也
杕杜采苓之用焉敝笱南山之用止齊晉之語助也知
此而後見大招之用只已不如招魂之用些蓋不待較
其文辭也故文莫流利于風人莫典與于雅頌

變雅頌而爲風者九歌乎如以楚茨大田祈年之什清
廟我將禘饗之章降工歌而使巫舞之優唱之也知騷
之改比興而爲賦也知九歌之變雅頌而爲風也始可
與言詩矣

大東其離騷之葭吹與指歎星河俯仰衣履超忽陸離
非夫採擷蘭杜媒求姚宓者不能躡其奇蹤也無羊之
繪事至于降阿飲池負簠何笠寢訛之異麾升之同諸
態畢具使韓幹戴嵩爲之何以加此昌黎得之以作畫
記斯亦善乎能臨榻者矣

先之以生民次之以篤公劉又次之以縣次皇矣次文
王而配之以大明思齊則周之本紀內外備矣崧高烝
民皆世家也江漢常武並列傳也谷風之同心見怒氓
之信誓不思眞怨淫悔千迴萬疊更充棟小說鑲心之

文無能及其一語者

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仲宣南登灞陵岸迴
首望長安之所出耶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
則元暉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其接響也願徑逝而
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休文竊之曰夢中不識路何以
慰相思

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與中夜存虛以待
之兮無爲之先三閭之本領也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
獨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太白之本領也惟有摩尼

珠可照濁水源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子美之本領也不知此而區區求之讀破萬卷林栖十年者早失自身面目去李杜奚啻萬里唐人如王昌齡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日月蕩精魄寥寥天府空蓋亦有所得者韋蘇州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擊雷轉空山驚便引起東坡若言絃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諸語此乃反落窠臼蹊區至于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則妙入不言之表矣

春秋以後無復采風陳詩之舉故列國享燕其卿士亦
惟歌舊什而已未聞陳靈以後有新詩者一變爲騷遂
啟賦端而比興亡于賦至漢安世房中歌居然雅頌矣
然而非風也十九首真得風人之旨與音矣然出于士
大夫所爲而非民間之作亦不可以爲風也古者之風
皆可絃歌則非獨雅頌爲樂矣自郊祀饒歌作而以樂
府爲雅頌于是乎雅頌遂亡于樂府五言作而以古詩
爲風于是乎風又亡于古詩其出自民間而爲風且入
樂府者惟子夜諸歌而其辭淫其聲靡又不可以訓也

詩餘與詞曲已朕兆于此而古詩盡亡矣故詞曲者風與樂府之流而合也自士大夫爲詞曲而民間之歌莫采于是樂府獨流爲曲而又與風分矣

安世房中歌所謂七始者七音也卽琴之七絃簫之七調也以此起調故謂之七始宋人以管合絃字定律今試用之卽得其解詩家不達樂故從前注不明耳

斷竹采葛窮劫之曲等卽趙燭作皇娥帝子歌落葉哀蟬曲等卽王子年作耳悉收入古詩者是未具論世之眼要與一書之中凡所錄詩歌能辨其某首爲著書者

所作某首爲著書者所述乃爲具眼如蘆中人及河上
歌則又非趙燭作也燭傳有此古歌及他事遂哀益之
而作吳越春秋耳拾遺記則盡子年所撰矣又凡賦中
之詩乃賦之兼帶敘事者必有詩詩本是賦語並不當
收入古詩收之謬也近見魏人清河見挽舡士新婚與
妻別作或刻之以爲蘇武妻荅夫詩者此不過十數年
內事卽詩紀詩所未嘗爲此僞也此最可恨凡此者皆
爲務多之故夫古不在多如周鼎商彝有一眞者足抵
連城豈以滿案爲勝耶南榮子曰斷竹之質雖後傳而

有本卿雲之文較喜起而太華論世論文當衡之于志氣升降之際臧顧渚詩所多取稗說中詩故斷自盛唐而晚音時見馮北海少此弊獨陶嶼西塞自屬商角之音

十八拍淺俗之極不但非唐經生作也要是元宋俚儒所擬耳視悲憤詩相去豈但萬里悲憤五言詩似是三首其七言三十八句者恐卽是胡笳詩後人被以聲爲十八拍耳於忽操乃王禹偁作宋文粹載之甚明近代好古者彙萃先秦兩漢詩文惟恐其不能多輒有明

見其爲某儔在某集而故收之者非獨不能辨贗而公然欺當世以爲無博覽者且并欺後世其罪于是爲最大也

前漢詩不使事至後漢酈炎見志詩始有陳平敖里社韓信釣河曲及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之句孔北海呂望管仲兩言耳曹氏父子益張之漢折楊柳默默獨行行與大曲之滿歌行爲樂未幾時襟曲之傷歌行昭昭素明月皆曹氏兄弟詩也君子行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思王集載之明是思

王作而梅禹金收人漢樂府又善哉行仙人王喬奉藥
一九慙無靈輒以報趙宣淮南八公要道不煩此確然
子建作而鍾伯敬詩歸選入古辭並非也

相和歌辭長歌仙人騎白鹿嵒嵒山上亭二首氣味絕
是魏音尤似曹氏兄弟作比子建稍平矣閱藝文類聚
爲子桓盟津篇之前半歐去魏近故當從類聚爲正得
此頓豁宿疑

古八變歌亦似魏詩但非曹氏兄弟筆耳全璧無瑕其
次則黃鵠一遠別然亦微嫌其纏與複李陵良時不再

至三首絕勝蘇者以其簡厚淵永也蘇骨肉緣枝葉篇
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四
語頗牴牾不相屬恐有脫句而從來論者未嘗疑及何
與

李陵錄別爍爍三星列寂寂君子坐二首却似子卿氣
味文章敘一事自有一事之始末近代評閱家動曰某
句伏某案某句照前某句使學者每爲古文未舉筆而
先布開架次設關鎖甚至有特重出數字以爲照前者
大可笑也故先秦西京之文乃亡于近代之評書者也